

萬華社區大學自然與人文講座

講題：樂透宗教學

講師：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道還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副教授戴文鋒

戴文鋒：

請您談一下最近頗為流行、頗為奇特的一個宗教現象，就是所謂的「樂透明牌」。最近我上網查了有關於樂透的一些報導。首先第一個最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佛指舍利」來台之後造成的一些彩迷，包括在臺大新生南路那邊的巨蛋，最金移到三峽的金光明寺，同樣也是附近的一些彩卷商的觀摩，很可怕。這種現象就是：到底是去參拜舍利佛指？還是去求明牌去求財？這樣的現象我們覺得蠻擔心的，像這種現象是其來有自。我是覺得像以前，前一陣子我們看到好多報導，說有很多神像、神明一直被拋棄，我有做過調查，拋棄在比較接近垃圾堆的附近、接近在荒野的地方，這些被拋棄的神明我們發現到有些斷頭、斷腳的，那這樣子不是一個自然的現象，一定是有人為故意把它破壞掉。那這種現象到底顯像了什麼樣一個情況呢？我想這點不太能夠去了解，只是覺得這種現象很特殊。我們請問王老師你對這方面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

王道還：

應該這樣講，我們整個講座的名稱叫「科學與人文」，我們希望了解一下科學與人文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在一般的情況下，我一直覺得提倡科學與人文要調和、要和諧、要和平共處這些概念的人都是錯的，科學與人文是對立的。現在很流行這種事情，把證嚴法師和張忠謀請上台，兩個人作科學與人文的對話。我覺得這根本是胡扯，什麼星雲大師跟李遠哲對話，那根本沒有對話，不可能對話，只能各說各話。

不過科學與人文，我們用這種方式談，的確是可以談一些比較有意思的問題。科學是相當不人文的，科學是相當違反人性的，科學是相當違反常識的，所以科學必須花很長的時間、很大的工夫、有專心、有耐心，才能夠大概學會一點。所以我特別要強調科學很難，難的原因不是它真的很難，難的原因是因為它根本就違反常識，它完全違反常識。譬如說今天開的樂透獎，六個號碼裡面有 10、20、30，一個正常的人不會去選，我真的相信這是電腦選的，假如是你，你會選這種數字嗎？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要說明的是，你會不會選一個數字叫 123456？你不會選。可是，事實上 123456 跟今天這個號碼是一模一樣的，這完全違反常識，可是這就是科學。違反常識的東西怎麼學？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斷練習，而且要很有耐心，假如說你不是天生會騎腳踏車的，你得練習，不久之後你就會騎。科學就是這種東西，我覺得現在很流行什麼輕鬆學什麼什麼的？都是亂講，什麼輕鬆學英文？那你就永遠學不會英文！輕鬆去上學，你就永遠學不到東西！孩子不能打、不能罵，可能要花許多時間才學得會東西！小學、青少年教育不准體罰，能進行有效的教育嗎？大家都是從嬰兒長大的，摸摸自己良心說，你這輩子最不敢做的事情，*！

ㄟ 0 因為良心嗎？

從整個地球來看，從整個人類的歷史來看，我學的是人類學，我知道人類的歷史至少有五百

萬年。可是這對大家來說可能太長了，我們不談五百萬年，我們談一萬年。最近一萬年，整個地球上那麼多人類社會，只有一個社會成功發展出科學，就是古希臘社會，後來古希臘的文化遺產在白種人的歐洲社會中發產，開花結果。很不幸的，不是我們中國人。

（現在很麻煩，我現在講話都很困難，我現在脫口而出說中國人，馬上有人站出來說老師你還是中國人啊。所以我現在不講中國人，我現在發明一個詞叫「東方人」。）我們沒有科學，我們真的沒有科學。可是不代表我們不能用理性思考，這是兩回事。所以我特別要說明，科學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知識。科學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運用理性的方式。科學需要非常長時間的、很有耐心的、很專心的學習，才能夠掌握到一部分。當你脫口而出你相信 123456 跟任何一天開獎的號碼都是一樣的時候，那你就真的學會了。

10、20、30，任何一個頭腦清楚的、正常的人是不會選的。這很簡單，任何一個正常的、頭腦清楚的人都不會選 123456 的。這是常識，我們最大的敵人就是常識。

我們生活在一個跟過去完全不同的世界裡面，在過去的世界裡面常識足夠對付我們日常的生活，在過去的世界裡面沒有那麼多的資訊，在過去的世界裡面每一天生活中所遇到的人，從出生到死亡，大概就是這麼多，而且都是同樣的人。現在呢？我們為什麼喜歡傳說瓊美鳳的八卦？我們為什麼喜歡談名人的八卦？你會不會對你隔壁的人的八卦有興趣？這個人你根本連他是誰都不認得。我家隔壁、樓上的人我都不認得，我還談什麼他們的八卦？大家對名人的八卦有興趣，真正的原因是我們生活的世界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八卦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效的社會控制機制，很多事情你不敢做，是因為怕別人說閒話。有時候脫口而出你就會說：「我不能做，因為人家會說閒話。」可是你自己想想看，你有沒有說過人家的閒話？很喜歡說啊。

說閒話、八卦是很重要的社會控制機制。在過去的世界裡特別有效。但是在現代社會，這種控制機制已經變得沒有意義了。以後有機會我會跟各位繼續討論這個問題。我要說的是，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跟過去很不一樣的社會裡面，在生活裡面你要做很多重要的決定，那些決定嚴格講起來都違反你的常識的，這就是我們要學科學最主要的理由。科學是違反常識的。所以學科學必須要下定決心，而且要有耐心，要非常長的時間才能夠掌握。

學生發問：

是不是需要長時間的都叫科學？

王道還：

我不敢這樣講，你不要隨便反過來，很多事情反過來就不對了。就像總統是很有權力的人，你說很有權力的人就是總統這樣就錯了。

學生發問：

那就是說，常識的東西有些是違反科學的，有些是維護科學的？

王道還：

對。我們說話要簡潔有力。如果每一句話都要加一大堆形容詞把它限制住，那你們會聽得很

煩，我講也覺得沒意思。上課要有意思，老師必須講一些奇怪的話。與人交談發展人際關係，也非要講一些奇怪的話，才能引人注意。你跟你老婆每天生活在一起，每天還要講一些奇怪的話，而且都是口是心非的，你說你知道，他聽他也知道，然後兩個都很高興，就這麼簡單。所以我要特別提醒大家的就是，假如我們要談科學與人文之間的關係，我要特別強調的就是，科學和人文絕對是對立的。不是找兩個人到台上表演一下就融合了，沒有的事。我們不要相信那種表演，也不要相信那種話。

戴文鋒：

這跟我們一般想的不一樣，誠如王老師所講的，科學與人文是對立的。依照我個人的觀點我也認為是相當嚴重的對立，怎麼樣是相當嚴重的對立呢？譬如學歷史的大概知道，德國有的學派認為歷史可以做到像科學一樣，所以他們要寫一部叫做《人類最後的歷史》，就是這本新的《人類最後的歷史》寫完之後不可能有再新的歷史，這本書是唯一的標準本，就像一加一等於二不會被人家推翻一樣，是這樣的一個觀點。這樣的一個德國的觀點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相當盛行，就剛好跟民國初年五四運動強調的科學，還有很多人強調的考證，一直認為說考證就是科學，把過去的人的生活考證出來就是科學，其實是不對的。

爲什麼？比如說，像鄭成功是西元 1660 年從鹿耳門登陸這個大家都知道，前一陣子在爭論到底他登陸是哪一天，有歷史學家考證出來是舊曆的四月三十號。我當時就開個玩笑說，事實上如果你要做到真正的科學的話，連幾點幾分，甚至連他是左腳先上岸還是右腳先上岸，有可能不是左腳也不是右腳，因爲他剛要上岸的時候跌倒兩隻手先上岸，類似這樣的一個笑話。簡單的講，歷史要追求一個事實就是真理真相，但是不是追求到這種細部，除非這種細部會去影響，比方說他一跌倒可能就剛好被一根刺叉死了，這樣歷史改觀，除了這種重大的影響之外，否則歷史不需要像科學這麼精細。當然幾月幾號是有必要，幾時幾分可能也有必要，但是我想不需要像科學家這麼精細，因爲他改變不了歷史，除非說他左腳或右腳上岸改變了歷史，不然的話，歷史學家所追求的歷史絕對不是科學，而是說他對整個歷史有沒有重大的影響。

事實上剛剛王老師提到這種人文跟科學的對立，除了在過去我們發現到一般學人文的，尤其在中國是瞧不起學科學的。比如說張衡發明地動儀，或是一些數學家在中國古代傳統，跟一些學人文唸四書五經的比起來，是相當沒有地位的。這種情況影響整個中國的科學發展很嚴重，因爲這些對科學比較有興趣的數學家、發明家在整個社會裡面不是一個上流，他跟一些像李鴻章，他李鴻章他不一定懂得 $a^2 - b^2 = (a+b) * (a-b)$ ，他也不懂得爲什麼三角形的面積是底乘高除以二，任何三角形都可以變成一個長方形，如果我們現在來看的話其實道理很簡單。我們說底乘高，任何一個三角形都可以變成一個長方形面積的二分之一，爲什麼？因爲很簡單，這個很容易證明，因爲全等。那以一個學過，我們現在大部分國小、國中都學過簡單的幾何，學過的人就很容易了解。但是以李鴻章那個時代的中國人，這種東西不列入教育的，所以你跟他說底乘高等於面積，他根本完全不理解。而且即使他理解他也認為這種東西一點重要性都沒有，完全不重要。所以在中國的科學，包括醫學、物理學、數學、邏輯等等，經常是被嚴重的忽視。

我們再回過頭來談今天的樂透宗教學，我比較擔心的是最近的一些樂透的彩券的一些行爲。

當然擔心歸擔心，它事實上已經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如果各位有仔細觀察過民國七十年代的大家樂，那時候也是盛行一時。大家樂盛行起來以後台灣出現了很多廟，其實台灣早就有這種廟，只是大家不去注意，這種廟就是所謂的陰廟，或庶神廟。庶神就是不拜正神，拜的是雜神，包括石頭公、大樹公，陰神廟像十八王公就是。真正的陰廟就是拜無主孤魂的，撿一些與人骨頭，因為我們中國有個觀念就是說，中國一般最早的時候就是說看到路邊有一些無主的枯骨，把它撿一撿，替它建廟祭拜，主要是怕它來作祟，一開始最早的觀念是這樣子。但是演變到今天這個時代，甚至光復之後，這種神在民眾心裡大家都不怕了。不是怕它變成鬼之後打擾我們的生活，不是，已經變成是有所求的目的。求什麼？求財。一般求財的他不會去媽祖廟，因為他知道這種神是所謂的正神而不是陰神，正神的話一般是求平安、求病好、還願，這種的目的都還是比較正向的。那求財的話一般人不會跑到關帝廟或王爺廟，所以台灣一般求明牌的、求財的一般都是跑到陰廟或庶神廟。但是比較擔心的是，不管是陰廟也好，庶神廟也好，很多民眾經常因為槓龜，這個日據時代沒有，日據時代大概都是求個過年賭博贏這樣而已。

光復以後，尤其是大家樂以後就開始慢慢有這種現象，去找這些陰廟來拜，所以在民國七十年代以後我們發現有大量的有應公廟被翻新，有民眾就是把廟翻新，到現在民國九十年代最近我們發現的一個現象是，不只是祭拜這些陰神廟譬如說十八王公這類。民眾更為去請個關公或王爺，然後請道教的道長來開光點眼在家裡供奉，然後供奉完之後萬一這一期又槓龜了，這尊神像就完蛋了，就手腳斷把它拋棄，這種心態我覺得已經到了變成利益是最高原則。但是我覺得也有一個好的現象就是，如果從迷信的角度來看，好像他已經不信了，反正只是偶像而已，所以他看它的頭或腳。從某個角度來看是破除迷信，這是蠻有趣的一個現象。一般人要這樣做不容易。那就是你要給我利益的我才拜，不給我利益我就不拜，你只是個木偶，一個雕刻物而已。他在信徒心裡面已經不是一個神明，假如他在信徒心裡面還是一個神明的話我相信信徒不敢這樣做。但是我還沒有看過，我們家裡的公嬭的神主牌，一般我們過年過節會拜公嬭，拜公嬭一般都是希望保佑後代平安、一切順利這類的比較多，我還沒有看過拜公嬭是要求明牌的。

假設有一天，這些神明，這些關帝爺公、王爺或是媽祖、觀世音，或者這些陰神十八王公，已經都失去效用都不準的時候，會不會有一天拜自己的祖先？有可能，我覺得極有可能。但是會不會在不準的時候把祖先的神主牌也弄掉，我目前是打一個很大的問號，畢竟這是家裡的而不是外面的神。如果說哪一天已經到了這個時候，那時候我認為過去科學已經提升到某種程度，戰勝了某種，因為神主牌從某個角度看也只是一塊木材而已，它是不是真的有祖先、有神明在裡面？他真的能夠保佑後代嗎？這也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王道還：

談宗教跟樂透，宗教是放在人文上面談，樂透是放在科學上面談。這個在西方就有有意思的發展，西方的統計學一開始是從賭博發展出來的。現在到美國可以買到很多教你怎麼樣到賭場贏錢的書，那些書不會教你去拜神，而是教你怎麼樣算牌記牌。假如去賭場，最簡單的賭博方式是吃角子老虎，那沒有技巧的，完全看運氣。當然也有點技巧，如果機器昨天才吐出了一兩萬，那種機器你不要碰，昨天才吐而今天又立刻再吐的機率是很低的。這個完全是統

計學。另外一種賭賽涉及比較高級一點的統計學，一般人不一定學得會，是什麼呢？賭二十一點。賭二十一點是很麻煩的事情，要記憶力很強，要會算牌。我的朋友張大春他從來沒有輸過，因為他很會算牌。知道他贏錢，我本來很忌妒他，後來知道他會算牌，那我就輸他了。西方很有意思，賭博這種東西事實上是有數學學問的，沒有人想到求神拜佛。

這麼看來中國人就很奇怪，奇怪的地方是還涉及到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就是：東方人對命運的看法跟西方人完全不一樣。這是非常有趣的，我們通常會說東方人很迷信，東方人什麼都老天註定的。見鬼，西方人才這樣。不相信的話你去看希臘神話。希臘神話裡面每一個神的預言你都是逃不掉的。「在宇宙中有一個你永遠無法逃避的命運」這個概念，根本就不是東方方式的，東方是你永遠逃得掉，所以才要求神、問卜、找明牌、尋求秘笈。

東方人相信可以改運；運是絕對可以改的。東方人才不相信這個世界上什麼永恆不變的定理、定律的。你要是不相信這個的話，那就不會有科學。反正什麼東西都可以改。我不是說笑話。東方人其實不相信命運是老天爺注定的，東方人是相信一定可以找到一個秘訣、秘方、祕笈、神、鬼 ㄚㄚ 或是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東方人相信這一套，所以才會有那麼多奇怪的修練、修行、法門等等之類的。西方反而沒有，他們很單純。要是死心踏地相信命運，相信我這輩子就這麼回事了，那也好辦。那就不會有神了。就是因為沒有人相信自己一輩子就是這樣（從來不會有人相信的），所以宗教才會發達到這種地步。樂透跟宗教才会有那麼密切的連結。真正的原因在這裡，就是我們不相信命運是不能改變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其實嚴格講起來，絕大部分的人類宗教都有這個性格，就是功利的、交換的，有目的的。而不是沒有目的的，我就是崇拜你、我就是覺得我很渺小、我就是你的僕人、我這輩子就是供你差遣。上次 HBO 放「聖女貞德」，什麼叫聖女貞德？聖女貞德就是這樣，你相信世界上有一獨一無二的最高主宰，你是受他差遣。這完全沒有功利，西方的宗教相對說起來沒有功利。老實講，我覺得我進中國的廟比較舒服一點，可是我不得不承認我在西方的教堂裡面，會覺得心情比較寧靜。所以你應該多花點時間進人家的教堂看看。（當然，要是有一堆台灣來的觀光客進入那教堂，你就別進去了。）

現在討論東方人相當功利。功利到什麼程度呢？我們從小都聽說過風水，風水就是你對你的祖先的無限要求，他死在哪裡都不由他決定。不是這樣嗎？你仔細想想看我們有什麼樣的故事？說兒子把父母親的骨灰背在身上，走遍千山萬水找龍穴。你仔細想想看這什麼心態？你真的相信我們曾經有過二十四孝嗎？我們中國不是講孝道嗎？講孝道的人會這樣嗎？強迫你的父母親保佑你！這實在蠻恐怖的。

嚴格講起來，這種宗教大概才是人世間最普遍的宗教，這麼看來就更凸顯了西方的特色。西方宗教那種純淨的、缺少功利觀的性格，只是一種信仰，在全世界也很少見。所以我認為他們的科學跟他們的宗教，源自一個最根本的信仰，這個信仰就是：宇宙中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秩序，這個秩序是不可能改變的。你假如相信這個世界隨時可以變化的話，那科學有什麼用？你假如相信這個宇宙的秩序、宇宙發生的事情，可以因為你的某個行動而發生改變，那你當然是一天到晚想辦法。西方人了不起，「你不可試探神」，我覺得這句話很有意思，這當然也是他們的上帝很聰明的地方。

學員提問：

西方的宗教常講到世界末日，我覺得說地球不可能因為你的宗教造成任何的改變。

王道還：

世界會有末日。不過那時你還在不在，就不知道了。真的，太陽雖然很溫暖，它遲早有一天會暴漲，把整個太陽系的內行星都吃掉。我最聽不得什麼「永續經營」，說這個話的人都沒有常識。這個世界一定會毀滅。一千萬年以前台灣根本不存在，以後會繼續存在嗎？我每次聽到「永續經營」，都覺得很奇怪。所以你要了解，西方人說「你不可試探神」是很聰明的。那我們中國人、我們東方人是一天到晚在試探神，開一個彩票就試探一個神，你看看是不是這個樣子？所以我在猜我們還需要發明一些新的神，神不夠你知道嗎？

這個很有意思，科學與人文的關係，我們一天到晚在想說我們的科學為什麼無法生根？其實一個很根本的道理就是：我們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固定的秩序。你假如不相信這個，其他一切都不用談了。

相對說起來，什麼叫畢氏定理？直角三角形的兩股平方和等於勾（弦）的平方。這個畢氏定理，古代的中國人、古代的埃及人、古代的中東人都知道。可是只有希臘人很無聊，想要去證明。別人都是我知道就好，會用就好。只有希臘人很無聊，要去證明，結果搞出一套數學來。這套數學到現在，上太空都有用，不只是都有用，而是非用不可。如果沒有這套數學，我們過普通的生活沒有問題，可是蓋更高的樓就有問題了。數學是一切的根本，一切的基礎。而且那套數學就是我們用來計算你在賭場裡面怎麼會贏的。美國的賭場事實上都有法律的規定，每一種賭博的遊戲都規定賠率是多少，完全用數學算的。一具吃角子老虎，他都要先規定好，十萬分之一、百萬分之一，這都有法律規定的。所以，西方人真的覺得賭博就是賭運氣。這就叫命運嘛，不然怎麼叫命運？命運可以改，就不叫命運了。什麼叫運氣？算不著的就叫做運氣嘛，能夠算的還叫運氣嗎？我現在去拜一個神，明天就中獎，這叫運氣嗎？把運氣當成運氣，才有一套很棒的數學，才能發展出科學來。科學與人文關係很有趣的。這比你們在報紙上看什麼星雲跟李遠哲對談有趣多了。他們是談不出來的。

戴文鋒：

剛剛提到不要去挑戰神的這個觀點，事實上好像以前神在傳統的台灣社會、中國社會是蠻有用的。一直到最近五十年，神的地位慢慢勢微。為什麼說神的地位是蠻有用的東西？觀察台灣的社會，在日據時代或是光復後初年，一般人在對神發誓的時候往往不敢講謊話，現在是即使發誓，講謊話的也很多。除非你攝影機針孔的擺出來，不然在神面前還是照樣講謊話，因為他已經知道這個東西只是個形象，但是以前這個神在中國，不敢說全民或者是整個中國人都把祂當權威來完全遵奉，但是至少大部分的人不敢去挑戰祂，因為祂是神聖的。

我舉個例子，像以前我們拜拜會去廟裡面（起龜），就是許願然後把紅糕帶回家，隔年神明生日的時候，天公是五月初九、媽祖是正月二十三，就去還願。清代的時候我們還沒有看過沒來還願的。到了日據時代開始漸漸有一些少數的人，比如說我們龍山寺這邊就曾經有，歷史上有記載，他覺得說所下的願望沒有實現，他就覺得開始不願意來還願。龍山寺這邊的廟就把他的名字寫在紅紙上，然後貼在牆壁上，這個只是少數幾個人而已。日據時代有個台灣民俗學家住在艋舺，叫（石田武雄），他取艋舺一個黃家的後代，在他的記載裡面寫得相當清楚，

就是台灣有個（起龜）的習俗但是日據時代開始有人不去廟裡面還願，開始挑戰，譬如說求子求不到，乾脆就不還願，廟方就把名字寫在紅紙貼在廟壁上。台灣人就稱為「龜爬上壁」，就是你的名字被人貼在牆壁上，烏龜本來不會爬牆，但是你的名字被貼在牆壁上。

昨天還是前天，我看澎湖報導，也有這樣的廟是事先規定，因為他受不了了，紅紙貼滿了牆壁還是沒人來還願，因為許願的人認為沒有符合原有的期望，願望沒有達到就不會來還願。變成是神明一定要給你什麼你才要報答，像以前清朝的時候他不管有沒有，只要祈求了就一定要還願，不還他覺得心裡怪怪的。但是現在是廟方覺得虧本，所以廟方就規定每個人要（起龜）的一定要包六百元，所以即使你不還也沒有關係。不管你的願望有沒有實現，廟方在經濟上已經達到他的目的了。所以慢慢演變，從日據時代、清帶到現代的這種（起龜）現象，人的現實目的，不管是廟方或是信徒，世俗化的傾向是越來越濃厚。以前我們是不管願望有沒有實現都一定要還願，不還的話好像在心理上怕被神明懲處，心裡有毛毛的感覺，但是這種感覺在民間已經失去了。所以神的控制力慢慢在降低。

事實上東方的宗教，不管日本也好台灣也好，我們的宗教特別是拜拜，拜拜當然目的有很多但是其中有個很重要的目的是求子，求兒子。這種求子事實上各位可以從廟裡或者是道教的廟裡，像佛寺就沒有，像道教的寺比如說龍山寺，當然龍山寺還是算佛寺，因為他拜的是觀世音菩薩，但事實上我覺得他也不是完全佛寺，因為他後面拜註生娘娘。民間的宗教幾乎都是這種形式，像天后宮他拜媽祖，但是後面又拜觀世音，所以他是混雜的。

不管怎麼樣，所有的廟的前面一定有一個對獅子，除了陰廟沒有，像十八王公就沒有那對石獅子。所以你不能去十八王公求後代，去那邊是求財。人民的觀念很清楚，所以事實上求後代往往去拜註生娘娘，但事實上只要是道教的廟就可以，只要有石獅子的就可以。日本也是一樣，日本就比較簡單，日本的神社或者是佛寺也都一樣有石獅，但是跟我們的石獅長得不太一樣。

事實上，是從高麗傳到日本的一種犬，一開始他們認為是一種犬，其實不是，因為日本人最早對獅子的認識是從韓國人那邊。韓國人接觸中國的北方，沒有實際上見到獅子。所以當獅子傳到日本的時候，他們把獅子的形象認為長得跟狗差不多，但不管是日本的，或者是台灣、大陸的石獅子，最早的作用，當然後來演變成在鎮廟，在廟口鎮廟、鎮煞。但是他最早的時候是祈子，你如果看過傀儡戲，他裡面有個戲碼叫「童子戲球」，我覺得這蠻有意思的。

演這樣一齣戲，那什麼時候會演傀儡戲？兩個時候：一個是鎮煞，當有人意外死亡時演來鎮煞，通常在半夜，我想很多人看過，宜蘭也有，高雄台南那邊很多；另外一個時候就是長子娶妻的時候，十二點過後要拜天公，可能有人看過，拜天公的時候也慧眼這齣戲。那為什麼演這齣戲？中國很喜歡用求子，童子就是兒子，球和求諧音，所以是求丁，求早生貴子。一般廟裡面獅子一定是一公一母，公的一定是踩著一個彩球，腳放在一個石球上，母的旁邊一定有一隻小獅子，所以是求子。這種現象在日本也是一樣，只是他們獅子的造型跟我們這邊看到的不太一樣，這種東西都是要求子。求子在中國傳統很重要，一定要有後代，要有男丁。

戴文鋒：

事實上早期的獅子沒有現在這麼誇張，早期的寺廟也沒有現在這個誇張。早期的寺廟公獅子、

母獅子怎麼辨別？就是在龍邊，你面對寺廟的右手邊就是龍邊，另一邊是虎邊，在龍邊這邊的一定是公的，在虎邊的這邊是母的，是用方位來判斷，虎邊比較小所以母的在虎邊，廁所也是一樣，所有寺廟的廁所都在虎邊，這是固定的，沒有例外。所以中國還是蠻講求方位，道教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還是很講求。

當然一般人不懂方位的人，民間還有一種方式是看嘴巴，嘴巴張得比較開的是公的，那這樣就在左手邊；嘴巴沒那麼開的是母的。還有一種判別方式是看毛，毛比較捲的是公的，比較沒有那麼捲的是母的，那這個概念從哪裡來？中國也是從這個動物跟人的一個觀察。中國人有句話說，捲毛比較兇，那這樣的話洋人都是捲髮的。還有一個說法是頭髮有三個漩的比較兇，據說陳進興就是三個，我沒看過只是據說。

但是不管怎麼樣，古時候在造型的時候有個簡單的判斷方法，即使你不曉得方位左邊是公的右邊是母的，不曉得方位沒關係沒關係，你就看看嘴巴看看毛，或者像剛剛講的看看球跟小獅子，萬一你都看不到那就沒辦法了。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雕刻獅子是完全外形嘴巴大小你看起來都差不多，公的母的都差不多，嘴巴跟毛都一樣。那現在一般人怎麼判斷？就蹲下來看，公的就是多了一個丁，丁就是男的生殖器，中國的象形文字，以前生殖器是不會雕刻出來的，現在所有的新建的廟你看他的獅子，沒有一隻沒有，通通有。所以現在廟裡的雕刻是跟以前清朝最大的不一樣就是在這裡。

不管怎麼樣他們的目的第一個就是祈子，把後代放在第一位，沒有後代總是覺得有點遺憾。傳統的觀念是即使父母再窮，還是孩子第一位，即使再窮，還是會盡量求神，把所有的一切放在後代、孩子身上。我記得以前帶學生去參加一個節目，裡面問到一個問題就是說，日本你到神社要先拉一個鈴鐘，代表什麼意思。當時我們的常識就是先把神明叫醒，這是後來的說法，我的回答是說事實上最早的時候也是只有女生在弄，因為要求丁，女生要求生男丁，最早是這樣，後來才解釋成把神明叫醒，最早是女生去求一個東西。北部這邊我不清楚，台南縣的一個平埔族叫基巴也，他們現在還有這種習俗，我曾經帶一個日本人去看，他們雕刻了一個男生的生殖器，在玉井那邊，產芒果那個地方。除了他們雕刻這種來祭拜之外，很多平埔族家裡面也都有木雕的男性生殖器。

所以人類共同的信仰是求子，中國人講求子是比較文雅一點，其實性器崇拜也就是要求子的意思，只是說我們沒有把他具象化，沒有把生殖器具象化。但是我們去廟裡面還是要生男生，一樣的道理，要求後代。這種生殖器崇拜到後來除了平埔族的家裡面可以找到這樣的情況以外，他們的廟裡面，有很多石頭，沒有雕刻的，這就是後來平埔族跟和人來往之後，覺得拜那種東西會被指指點點，所以就改把沒有雕刻的原始石頭就放在廟裡面，現再在台南縣還有很多類似這樣的廟，平埔族在拜的。那我們講說元宵節，我們現在看到的元宵節是提花燈、提燈籠、花燈展示。事實上最早元宵節的意義不在這裡，你去看日據時代的記載，根本不是大家賞花燈，是所有的女人必須要出門，「偷拔蔥，嫁好尪。」，以前有，當然現在沒有人偷拔蔥。現在也有這個習俗，但是以前是自然的，現在是好像特地去準備，以前到處都可以偷拔蔥，現在要特地準備。事實上以前民間也好，廟也好，元宵節真正的重點在這個地方。元宵節婦人沒有在家的，全部都出來了。我看到這個現象覺得很有興趣，她們出來一個一個出來排隊，同樣做一個動作，沒有例外。現在雖然也有，但是現在不是重點了，現在都強調花燈展覽，現在有婦人會出*！

莽 介隍H沒有，就算有也是少數人。而出丁，丁是象形文字，代表男生的生殖器。大陸也有，說是：「鑽丁下，生攬趴」。

所以不管是元宵節也好，我們春節、拜拜的風氣，事實上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求子，治病是第二個，再來是求平安、求風調雨順是第三個，絕對不會貪心。我們現在第一個就是財，很少到廟裡面只是求身體健康就好，其其實這才是最基本的，不要生病或是有後代就好了。現在整個顛倒過來了，以前是平安、風調雨順、六畜興旺這樣就好了，然後才是求官、升遷。現在不是，現在整個倒過來了，求人能夠身體健康或是有後代，這種基本的要求已經不要了，向神明求的是譬如說你讓我中多少我就來酬謝你。所以隨著時代改變，我們看到整個宗教現象是世俗化很嚴重，功利化也越來越嚴重，那我就暫時講到這邊。

王道還：

中國獅子為什麼長那個樣子？你們有沒有想過？中國的獅子看起來像狗一樣，對不對？為什麼？現在真正的獅子在非洲，只有非洲有獅子。大象亞洲也有，犀牛亞洲也有，老虎亞洲也有。非洲沒有老虎，非洲有獅子。亞洲呢？以前亞洲有獅子。東北有老虎，亞洲有獅子，後來亞洲獅子滅絕了。整個哺乳類裡面，在過去獅子是分布最廣的物種，美洲、亞洲、非洲全部都有。後來亞洲的獅子滅絕了。中國對獅子的概念從哪裡來的？佛教。佛經裡面有描寫獅子。剛開始佛經裡面翻譯獅子是用老師的師，後來把牠加一個犬字偏旁，就真的把牠當成狗了。「師子」(獅子)是從佛經譯進漢文中的，印度人有可能看過獅子。獅子從非洲進入中東、從中東進入印度，問題不大。可是中國人沒有看過，我不敢說一定沒有人看過，可能湊巧看過的人都不是畫家，這是經常有的事情。所以在中國流傳的獅子形象都是以訛傳訛，因為沒人看過，所以把牠弄得真的像個狗一樣，也雌雄不分。一般說起來公獅子才有毛，現在則是雌雄不分。

其實獅子在整個貓科動物裡面是非常奇怪的。你會覺得貓很奇怪，貓跟狗不一樣，狗很熱情，貓不熱情，貓很冷淡。幾乎所有的貓科動物都這樣子，包括老虎、豹。貓科動物基本上都是獨來獨往，最多只有在交配的時候在一起，然後最多是母獅子帶著小獅子，小獅子長大就趕走了。老虎是大貓，長大了以後會把小孩子趕走。每個個體都要獨立生活，牠們沒有群居生活。所以貓會變成家畜是很奇怪的，因為家畜通常都是社會動物，而不是獨居的動物。獨居的動物不容易馴養，社會動物才容易馴養。因為幾乎所有社會動物的社群裡都有一個頭，你掌握這個頭，整群都會乖乖的。這是馴養家畜的秘訣。所以貓蠻奇怪的，貓是埃及人馴養的，那應該是五千年前。

獅子在貓科動物裡面是蠻奇怪的，因為獅子成群。我非常喜歡獅子，為什麼？全部都是母獅子去打獵，公獅子就躺在家裡。也沒有獅子王，牠們就是一群一群的，每一群裡面公獅子最多只有一隻到兩隻，都是母獅子去打獵。所以我很支持女性運動，我誓死支持女性運動，我願意躺在家裡什麼事都不要幹。中國獅子造型很有意思。其實我看很多現在的獅子，都比較像真的。我猜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大概是乾隆以後吧，西方人的獅子看得多了，大概有畫像、畫冊進入中國，所以中國人也看過真正的獅子了。一直到最近尤其是過去一百年來，很多人都看過真正的獅子了。所以現在的獅子，多多少少跟過去的樣子不一樣，比較像真正的獅子。

我想起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宗教的現象。中國傳統宗教是什麼東西？用人類學的術語通常叫做「萬物有靈論」。什麼東西都是可以拜的，包括石頭、大樹都可以，其實這是人類宗教型態的主流。嚴格講起來西方世界那個只有一個神的宗教，是很少見的。只有猶太人的傳統才是一神教。猶太教、基督教、天主教跟現在的回教，全部都是只有一個神的。嚴格講起來，在整個人類的社群中，一神教非常少見。中國傳統的這種宗教是人類宗教的主流。

至於剛才戴老師說的，過去的中國人或是在台灣的人，好像是比較虔敬，比較不敢觸犯神明，現在比較敢。照我來看，原因很簡單，中西華洋夾雜到現在已經一百多年了。假如要嚴格算的話從十九世紀起，整整兩百年了。到現在根本就沒有融合，而且是越來越亂。我們現在喜歡使用一個名詞叫做「世俗化」，其實「世俗化」這個概念是從西方來的。世俗化就是說西方的宗教越來越不是一個社會的關鍵制度，變成跟社會上的其他東西地位一樣。所以在教會裡面擔任神職人員，並沒有很高的社會地位。這個概念是從西方來的。很有意思，所有西方的概念一進入台灣或中國就會變質。我們台灣的宗教的世俗化現象，就是提高宗教的功利保證，非常奇怪。這個現象完全反映社會的價值。過去要求子、求健康、保平安，現在第一個要求財，完全反映了我們社會的價值。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結婚的時候就講好了不要生孩子的。其實也對。你知道嗎？現在生孩子到底幹什麼用的？打也不能打，罵也不能罵，很麻煩的。從小要搞資優教育，長大也不知要幹什麼。很累的。乾脆不要生。而且長大以後他又不養你，一天到晚算計你要分他多少財產。我自己生兩個，我完全不指望他們的，我說你們大學畢業可以了。我爸爸說給我聽的話我原封不動地說給他們聽。什麼意思？我父親就是一天到晚跟我講，「我也不指望你拿錢回家，你就是一個星期回來看我一下就行了。」我有時候想想，也真是。可是我真的沒有辦法一個星期回去看他一次。我父親很好玩，我命真的很好，我父親常講說：「你們命真的很好，我們活的越長，你們過得越好。」我父親就這樣講。聽懂這邏輯沒有？就是他多活一天，不但不要我養他，他還繼續在賺錢，他的意思就是說，他給我的錢會更多。我跟兒子說的，只有一點點差別，就是說：「我比我父親差，我沒有辦法像他給我那樣給你，所以很抱歉，你得自己去好好賺點錢。我以後可以給你多少錢？就這麼多了。」

學員發言：

他可以拿到更多，因為他加上祖父的。

王道還：

這其實也是對的，我父親現在每一年都給他錢，這也對。那我要說的是，現在台灣的宗教很有趣，中西夾雜，再加上所謂的世俗化，這個世俗化完全反映社會上的價值。有意思的是，西方講世俗化完全不是這個意思，就是說很多人不信教，這是事實，可是信教的人沒有說進去是要買樂透的。

我最近生活變得有點奇怪，那是因為有一天晚上我很晚回家，我有點良心不安，可是我發現我太太居然不在家，我就很高興。那晚突然有人按電鈴，我想要給她一個驚喜，我沒出聲，就直接用電鎖把門打開了。我犯了一個嚴重錯誤。原來冒出兩個美國人，摩門教的。你跟他們談話以後，你真的會對他們很尊敬。我想要了解他們是怎麼回事，就問了他們一些問題。

原來他們是自己存錢，自願到海外傳道兩年。就是傳教，什麼都不做；他們不拿教會的錢，而且教養極好，很有耐心。後來又有一天晚上他們來，我家沒有人，只有我老婆一個人在，他們就說：「我們不能進來，你家裡只有你一個女人在，我們不能進來。」我跟他們談，說你們信什麼教，教義是什麼。他說：「神愛我，我的一切都是神來的。」你們聽，這才是高尚的宗教。我認為這種宗教跟兩百年前、一千年前沒有差別。

我真正要說的意思是說，在西方世俗化的意思是：宗教的力量、信徒、影響力減少了，可是大體而言宗教實質的內容沒有變。你仔細看台灣，大體來說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潮流，很大的變化。世俗化就是庸俗化，跟西方講的世俗化完全不一樣的，真的反映出我們現在的社會價值。第一個是求財——其實也沒錯，你有錢就有了自由，在今天的世界裡面這一點是不錯的，其實我們真的活在一個自由的世界裡面。不光是國家，而是這個世界，你有錢哪都可以去。我們外省人最大的問題在哪裡你知道嗎？我們外省人在台灣沒有親戚。沒有親戚就麻煩了。麻煩在哪裡？就是不懂禮法，不懂規矩。你想信也不知道怎麼信，規矩也沒有人教。本省人最大的優勢，什麼三姑六婆而且親戚都在，你平常不懂事不要緊，只要辦大事的時候，像婚喪喜慶，親戚朋友就會教你。我們沒有。所以我對傳統的東西懂得很少，不像戴老師。

台灣這個社會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宗教現象是蠻奇怪的，非常奇怪。你在西方，真的很難想像有什麼佛光山這種地方，也很難想像有慈濟這種組織。假如要做慈善事業，就做慈善事業，教會不會管這些事情的。在美國，基金會相當發達，而且嚴格講起來，現代的基金會或慈善事業是美國發展出來的。他們把基金會（慈善事業）當成一種企業來經營、來管理。慈濟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它當成一個現代企業來管理、來經營。台灣很奇怪。我不是說這樣不對，而是說很多事情都以你想像不到的方式組合在一起。我當然同意，慈濟這樣做是不錯，沒什麼問題，可是在很多其他方面，那種結合是非常奇怪的。而且事實上這種結合沒辦法發揮原來的不同東西的分別的長處。混合在一起的結果，會變成非常奇怪的東西，就像現在樂透跟廟擺在一起，就是很奇怪的結合。結果一大堆神像被砍頭、被丟掉、被燒。的確，即使傳統宗教是功利的，都很難看到這種情形，我同意戴老師的觀察。

我還要提到最後一點，就是文化的價值。我們的文化價值就是我們相信這個世界上的事情是可以用一些辦法來改變的。辦法有很多種，我們相信自己修行，也相信師父、拜佛，去找個什麼上人。我在美國住過至少六年，從來沒有聽過什麼神父又叫什麼上人、師父的，我們有很多奇怪的名詞，都是西方沒有的。他們簡單來說就只有一個稱謂 father，意思是上帝也是神父。他們沒搞什麼上人之類的稱謂，我最不習慣聽到什麼上人、大師，當然大師現在比較少講，我最不喜歡聽到這些。

在邏輯上來說，其實這是很有意思的，佛教並不主張偶像崇拜的。真正的佛教教義，到中國以後就變了。這一兩千年來，老實講現在的佛教是中國的佛教，跟印度沒什麼關係。到台灣這四百年來也很多變化了，以一個很奇怪的風貌出現。

其實有時候我對中國南方的東西，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我有很深的好奇。我剛開始學人類學的時候，老師會說：「任何一個社會的文化，一定有一些是最根本的。那種東西是最不容易變的，那種東西代表核心價值的。」人類學家相信喪禮是最重要的，是一個社會裡面最核心的成分。可是很有趣的一點是，本省人的洗骨葬不是中原文化。人類學家稱為洗骨葬，本省人叫撿骨。這不是中原文化，是閩南文化。所以就這個角度來看，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有意思

吧？

我父親在台灣那麼久，可是不知道有洗骨葬，我告訴他以後，他說：「那怎麼可以！」，你知道嗎？中國北方人聽到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那怎麼可以！」，你知道為什麼嗎？傳統中國的觀念就是「入土為安」。家裡窮沒有錢，寧願不要葬，擺在廟裡面，等到有錢的時候再葬。這裡還有其他的想法，還涉及找不找得到一個龍穴等等，就是你有很多理由不要葬，這是正統的中原文化，講究入土為安，不然寧願不下葬。所以我第一次聽到撿骨葬時，非常驚訝。我也非常奇怪，特別跑去看過。那個師父真的利害，對解剖學比我還熟，真的利害，他隨便一看就知道骨頭在身體哪個部位的。

可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我的意思是說，骨子裡的邏輯、想法、對這個世界萬物的想法仍然源自傳統中國。可是，埋葬的習俗發生那麼巨大的變化，我實在不大理解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的意思是說，對於宇宙的觀念、對於宇宙的想法已經超越了其他的習俗，葬俗反而成爲一種表面習俗。我們不大相信宇宙是恆常不變的。你看《易經》，什麼叫易？易有三義：簡易、變易、不易。這個定義很麻煩，到底是什麼？簡單、會變、不變，根本亂七八糟嘛！所以你現在看到我們台灣的宗教現象亂七八糟，都是有道理的，根深柢固的。易有三義，這個你要解釋給西方人聽都很困難的，沒有辦法翻譯的。其實還有兩種更傳統的葬俗，西藏人天葬更傳統。其實燒掉最好。

中國唐代很有意思，中國從六朝末到唐代曾經有一度流行「捨身葬」。聽過什麼叫捨身葬嗎？不是天葬，就是死了以後把屍體捨棄了，就丟到森林裡面去讓野獸吃掉，這叫捨身葬。跟天葬不一樣，天葬事實上有一個很複雜的過程，而且天葬有一個天葬師主持，所以天葬是有固定儀式的。捨身葬沒有，捨身葬就是丟到森林裡面去，也不需要經過特別的做法，也不需要特別的法師來施法。唐代有一陣子流行，後來就不流行了。他們流行這個就是因爲信仰佛教。

中國人很有意思。中國人學西方的東西，剛開始的時候規規矩矩按照西方的辦法，然後隔一陣子，就開始要有一點變化了。《易經》的簡易、變易、不易，要變易，我們要從權。所以我們法律通常都是沒用的，法律每隔一陣子，都要重新宣佈，要強力施法。不然的話慢慢就變了。我們不相信有任何東西是恆久不變的。任何一個東西都可以鑽漏洞，都可以變通的。中國人要推行法治很困難，原因也在這裡。印度佛教來中國變成中國佛教，那是當然的。就像觀世音本來是男的，到中國變女的。老實講現在的佛教是中國佛教。

學員提問：

那遺體如果捐去醫學解剖呢？

王道還：

我因爲是學解剖學的，所以很多人都會問我。我殺過不曉得幾百隻老鼠、貓、狗，還幸過一隻羊，你說我相不相信鬼？我坦白講，我不能說我不相信，可是我說不出來我相信。我的意思是說，我會良心不安，只不過我大部分時間都很正常就是了。我的研究室裡面有四百個頭骨，平常我想都不想。有時候我在研究室裡面睡覺，晚上很晚的時候偶爾想想，心裡會毛毛的。

可是我真的什麼東西都沒看到過。信仰這個事情，我學人類學，我要研究各個不同社會的信仰。可是做爲一個人，你要我信上帝我覺得很難，《聖經》我會讀，可是你要我拜廟，拜拜比較容易，拜過就算了。爲什麼會覺得願意拜？我的感覺是，我不必討好任何人。我覺得這個世界的確有一些神秘的東西我沒辦法解釋。可是並不是說我看過什麼東西，我沒有看過。我的研究室裡，四百多個頭骨已經挖出來超過半個世紀了，都是抗戰前一年挖的，可是我沒事，真的沒事。那四百個頭骨是三千年前的人，當年都是被人家砍頭的，都是冤死的，絕對是冤死的。還有我做實驗殺的那些老鼠當然也是冤死的，不用講。可是我沒事。不過我心裡面會毛毛的。

我在猜，人的問題在於他能夠思考，就是你會想。像今天太陽很不錯，一條狗就躺在馬路中間曬太陽，我有時候覺得牠比較幸福。因爲人會想，很多問題都是想出來的，本來根本不存在。我解剖過人，所以你要問我，我會這麼回答：人死就死了，你說我的壞話我也聽不到。我看過那麼多死人，我覺得死了就死了。但是這種事不可多想，一想真的心理會發毛。所以我真的覺得我們的大腦有問題，每個人都可說是神經病。很多問題都是想出來的，未必真的存在。我每一次回去跟我媽講說我什麼都沒看到，我媽就說你不要亂講。我們中國人從小的時候都怕人家說自己的孩子好，你知道爲什麼嗎？其實有道理的，你們應該聽過，我一講你就懂，原因就是：鬼神會忌妒。

中國以前有個神話。我小時候看過四個字叫做「敬惜字紙」，什麼意思？關鍵就是「字」。據說當年倉頡造字，鬼神夜哭。爲什麼？因爲天機從此盡洩。你能懂這意思嗎？這就是我要大家好好想的。我要說的是說，很多問題也許真的不存在，是我們想出來的。有些神話真的很有意義。所以中國人認爲字本身就是神聖的（爲什麼？看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

戴文鋒：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到後來有些問題通常可以互動交際的，比如說剛剛王老師提到起骨葬，台灣叫撿骨。撿骨剛剛說七天，其實七天是大多數人，另外有三年、五年、九年、十年都有，不是固定的，我這邊順便有一些照片，三月二十三，我拍一些古代的墳墓。從古塚去看清代台灣民間的生活習慣，包括撿骨，剛剛王老師提到撿骨的很厲害，什麼骨頭在哪裡都清清楚楚，這個很專業，人體的骨骼構造他都能弄得很清楚，這是我覺得是讓我覺得說很驚訝的。爲什麼有起骨葬？爲什麼要撿骨？這個問題目前有不同的解釋。依照我個人的看法，中國古代的政權在北方，不管是長安、洛陽、北平都在北方，真正到南方的是民國以後的南京，以前有流亡政府像杭州、南宋，其實大都是在北方。這樣有很多士人到中央朝廷、北京去當官，死在那邊，沒有辦法回到江南、福建、廣東，暫時先埋葬，事實上這些當官的還好，因爲財力雄厚。

如果說有的出遠門，想到京城找工作的，死在當地的話只好在當地先埋葬。等到有時間再我們講說落葉歸根，回到原來的家鄉，這是我的猜測，對不對我不敢講。如果是這樣的話南方人往北方，死了以後就想要葬在南方，以前長江有水患不便的時候，只好葬在北方，沒辦法過來，長江是一個天塹，沒辦法過來。那麼這個習俗演變到台灣現在還有這個習俗，因爲台灣大部分是從福建、廣東過來的。

剛剛王老師也提到一點很有意思，就是中國人以前沒有看過獅子，的確是沒有看過，因爲中

國不產獅子。真正中國對獅子的印象，像是從佛經來的，佛教從漢朝傳進來的時候開始有對獅子的印象，但是沒有實際看過。所以說連日本那邊，我們這邊就已經不像，日本那邊更不像，是間接的過去，這點是很有道理的。我很佩服王老師了解的很廣。

剛剛也提到一個我也常常在觀察的現象，就是貓跟狗的問題。王老師提到貓很冷淡，我小時候就很喜歡養狗。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大概十幾年前在台大那邊，養了一隻小狗，然後經常被房東趕，因為一般公寓不能養小狗，我因為那隻小狗一下子搬到新店、一下子搬到永和，每兩個月就要搬了。我很喜歡小狗，我對貓沒什麼特別的感情，那也就是因為我一直在觀察貓跟狗。一般來講狗看到貓會吠它，但是等到貓弓起身體的時候狗會怕，因為貓弓起來感覺像老虎，那個氣勢即使再大的狗都會怕貓，但是等到氣勢消掉以後狗又繼續追貓，等到貓弓起來以後狗又在那邊吠不趕過去，這幾乎到處都是這樣一個現象。這種現象我後來去了解，在台語有個諺語：「死貓吊樹頭，死狗放水流。」，這是一個民間的習俗。我小時候經常在農村的時候，看到死貓掉在樹上，死狗就被人家放著流。為什麼有這種習俗？

因為台灣民間有個傳說。傳說貓跟老虎是同一個祖先，是親戚。老虎很兇猛，經常可以吃到人。那貓以前要抓老鼠都沒辦法，就是牠的氣勢沒有像老虎那麼兇，所以老鼠看到貓不會害怕，等到貓過來的時候老鼠就跑掉了。所以貓就去請教老虎怎麼樣嚇唬人，人看到老虎就軟腳了，要學這個功夫，這是民間傳說。老虎就說不行，因為牠說貓很陰險，教了以後貓學到這種絕招以後可能以後用來個人目的，說不定用來嚇小老虎也不一定，所以牠不答應。後來貓一直跟老虎懇求，老虎說：「好吧，我答應，但是你要找見證人，同時你還要教我一樣功夫，就是爬樹。」貓很會爬樹，所以老虎要求牠同樣付費，狗來當見證人。

結果老虎就先示範展虎威，學會了，貓學會馬上跳到樹上，食言了，牠不教了，跑掉了。這時候老虎很生氣，狗一直發抖，因為老虎要找牠算帳，見證人怎麼當的。老虎很生氣就追狗，狗就被追著跑。最後老虎咬到狗的後腿，狗還是拼命跑掉，但是後腿受傷了。後來觀世音就叫他的一個藥童幫狗，他覺得狗很無辜，當公證人還要受這種委屈，就把狗的腳醫好了。所以以後狗小便要把腳抬高，因為牠心裡太感謝觀世音了，這是民間的故事。就是我要怎麼報答觀世音？觀世音什麼都有，我要拿什麼報答祂？狗只好把自己被醫好的腳不要弄髒，所以小便一定要把腳抬高。這很有意思的，事實上很多民間故事他有一個想像和對民間生活的觀察，他知道狗小便會把腳抬高，而且是後腿不是前腿。

那狗以後就對貓很生氣，所以看到貓就開始吠，發是一定要抓到貓。貓以前不是家畜，家畜裡面雞是最早的，跟狗兩種。雞會叫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以前雞很重要，養狗則是防盜，所以雞、狗是最早在家的動物。貓沒有，貓是比較後面的。對，抓老鼠，貓學到這個功夫之後就去民間說要幫忙補老鼠，那主人當然說好，然後主人就把貓養得好好的，所以變成民間開始養貓。但是貓就跟主人講說：「我有個要求，我幫你抓老鼠，但是我死後你要把我的屍體放在樹上，因為狗不會爬樹，避免狗把我吃掉我的屍體。」那狗後來也到民間去了。而且貓到民間去的時候牠生活上有個習慣，就是牠大便以後會把大便蓋起來，牠怕狗聞到，牠知道狗的鼻子很靈。那狗後來也到民間去了，幫主人看門。牠跟主人講說：「我死了以後請你把我的屍體放水流，這樣老虎就抓不到我。」

這個故事如果要仔細講的話可能要半個小時左右，裡面很多情節，我只是簡單這樣講。我覺得蠻有意思的，就是說貓跟狗這種動物依照生物學來看，王老師剛剛提到，比較群體性的、

比較冷淡的，我是覺得很有意思。我是沒有想到這個，我是想到從民間養貓養狗的感覺，貓跟狗在平常生活上，狗爲什麼看到貓會去追逐？如果從這個故事來看的話是有原因的。另外也可以說這個故事、這個傳說，是從人民觀察動物的行爲而創造出來的。一定是狗先抬腳，然後才創造出觀世音救牠的腳。一定是貓會這樣的動作，才創造出貓是被狗追著跑，所以才連大便的氣味都埋起來。也就是說傳說，事實上是可以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觀察而創造出來的。另外我們的傳說裡面，也是可以代表生活當中人民的一種智慧以及一些普遍的想法，一個智慧的結晶，比如說剛剛提到「死貓吊樹頭，死狗放水流。」按照剛剛的故事是因爲有這樣的典故才有這樣的習俗。如果從避諱、避邪，因爲貓屬於惡靈這樣的觀點來看，是更加強了這個習俗的必要性而已，我是覺得它有功利的色彩。

王道還：

我們今天其實蠻愉快的，我們都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不知道大家的反應如何？我的看法是，越多人來這邊上課，對這裡的發展越有好處。我覺得社區大學最期望做到的，跟一般大學不一樣的，就是我們的學員不只有積極參與的意願，還有積極參與的做爲。這是大家自己的大學，不是我們以前唸的小學、中學。

主持人：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王老師特別從南港趕來，戴老師從台南趕來。在座今天都過了非常幸福的一個早上。一方面我們談了樂透背後，東方人對世界的看法。戴老師替我們補充了非常多民俗、宗教方面的實例，其實戴老師準備的東西不只這樣。

先跟各位預告，在四月六號還有一次對話的方式，那次談的是有關民間的生育的有關的禁忌。戴老師本身還替我們另外有兩次的演講，王老師也是。我們還邀了相關的一些老師，有研究科幻文學的，也有研究基因的，在科學知識的這些課程上面。所以藉這個機會，來普及民間我們對科學知識的認識。另外王老師等人在 News98 電台，禮拜二下午，以後會有一個介紹科技新知的節目，各位可以收聽。他本人目前也把一個專門介紹科技新知的雜誌引進到我們台灣，目的就是要普及我們所謂非常不人文的一種思考方式。這個思考方式其實我們要知道，它才是帶動我們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之一，因爲非常常識性的知識有時候也影響了世界。

社大的立場就是希望各位能夠擔任種子，在學員之間盡量邀大家來參與。不然的話我們投資這樣的時間，還有邀這樣的老師過來是很可惜的。今天非常謝謝大家，也謝謝兩位老師。下個禮拜是王老師替我們邀到他的親弟弟，來自馬偕的病理醫師，談一些病理醫師工作的內幕。也許請王老師補充一下病理醫師爲什麼在這個時代在醫院的體制下冒出來。

王道還：

嚴格講起來，病理醫師是控制醫療品質很重要的關鍵，他們是醫療品質的把關人。醫生的處置跟診斷到底是不是正確的，嚴格講起來需要由病理醫師最後來確認。小病不談，我們就談開刀，應不應該開刀？開刀由誰決定？開這個刀是不是有必要？只有病理醫師才會知道。在台灣的病理醫師，有執照的病理醫師制度，事實上是很晚的事情。我看我弟弟拿到執照也不

過才十年。在美國不是這樣。在美國，兩個人同班同學畢業，一個去小兒科，一個去病理科。病理科醫師待遇比較高。因為病理科是把關、控制醫療品質的，他們扮演重要的腳色。台灣不是這樣。台灣是直接跟病人打交道的醫生才賺錢，在後面把關的醫生不賺錢，這是十年來才開始建立的機制。

我們的健保有規定，醫院必須要有執照的病理醫師，然後醫院的地位才會算比較高一等級，給付才比較多。原因就在這裡。因為病理醫師是把關用的。台灣現在有執照的病理醫師實在不多，所以我就請他來跟大家談一談他所觀察到的一些現象。他比我還要精采，他跟我一樣高，比我帥，我都很忌妒他。我們家就出這麼一個醫生，我沒有當成醫生，所以我做解剖學家，最後去殺老鼠。

主持人：

王老師客氣了。我想我們就算存了再多的財，如果沒有健康的身體去享受也不行，所以下一個禮拜，我們歡迎大家來多了解在醫療體系裡頭你自己的權益，有誰在幫你照顧，非常歡迎大家。所以今天因為還有很多人因為下午有課，那休息一下，下午繼續，我們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希望回去幫我們多多廣播這個課程的優點，多多來參與，我們這個科學知識的普及才能夠做到更好，謝謝大家。